

海上戈壁

■梁秋冬

的。官兵每逢休假归队都要带来一包故乡土，为岛上的菜园土增加一分厚度。这份质朴而厚重的感情，已随着汗水融入这畦菜地。

在这偏远的军营里，种菜已经成为官兵训练之余的娱乐与放松。班长史文强说：“种菜也能种出战斗力。”今年的1月到4月，在不足370平方米的海角田园，累计收获香菜、韭菜、地瓜等总计748斤，可谓成果丰硕。

海角田园不仅是官兵日常生活的保障，更是他们精神的寄托。在这里，他们不断尝试种植更多品种的蔬菜瓜果，虽然有些种子最终无法发芽，但它们依旧生长在岛上官兵的记忆深处，给他们带来牵挂与希望。我想，这就是海角田园的一种独特意义吧。

二

植树，是岛上官兵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但周而复始的风暴潮常常让他们的努力毁于一旦。让人欣慰的是，几经尝试，海马草、木麻黄、草海桐等植物终于在这里扎下了根。对于驻岛官兵来说，绿化不仅是一项工作，更是海岛固

有的一项传统，一份不计得失的坚守、一味抚平急躁的良方。

官兵会定期组织海岛生态环保日活动，植树造林、清理沙滩上的海洋垃圾、倡导节约用水用电，尽可能地减少对岛礁生态的影响。官兵开车巡逻也要绕开树苗和草地，落实各项环保机制，不断努力改善岛上的生态环境。

为了保护生态，这里还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。

每年的7到9月，会有大量黑枕燕鸥在沙滩上产卵。一对对燕鸥通常产一枚卵，黑枕燕鸥的体型没有鸽子大，但是它的卵只比普通的鸡蛋小一点。官兵为了防止鸟蛋被破坏，这个季节岛上的狗都是圈养着。某次受天气影响，补给推迟了一个多月，眼看物资越来越少，大家都开始心急。一天，战士张建雄和肖春趁着午休偷偷跑到岛的东头捡鸟蛋，没想到刚进营区就被队长张志军碰个正着。张志军让两人把鸟蛋送回去，并认真抄写部队关于生态保护的“十三个不准”，将其牢牢记在心里。

还有一次，官兵晚上巡逻遇见海龟产卵。当时，海龟见到巡逻车，害怕得直往大海的方向逃窜，导致被困在羊角树丛之中。海龟太太太重了，官兵挪不动，想尽办法才将它顺利引导出来，送它回归大海。散落在沙滩上的海龟蛋，也被埋进沙里自然孵化。

在官兵的努力下，岛礁变得越来越绿，越来越美丽。海岛官兵用实际行动践行乐守天涯的精神，守护着这片绿色家园。

三

“祖国万岁”，这4个字代表着广大边防官兵最朴素的爱国之情，它们书写在高原，在沙漠，在海岛。书写“祖国万岁”的方式多种多样，唯一不变的是边防军人的赤子之心。

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特殊的书写方式，让人心潮澎湃，久久难平。中建岛官兵在荒漠般的白沙滩上，用上万株

海马草种出了党旗、国旗与“党辉永耀，祖国万岁”8个大字。

中建岛的“祖国万岁”，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和人定胜天的毅力。从最初的珊瑚礁石到缺水就变红的海马草，“祖国万岁”这四个字，在中建岛也经历着自然的洗礼和考验。

22年前，为纪念荣获“爱国爱岛天涯哨兵”荣誉称号20周年，官兵用岛上最坚固的材质——珊瑚礁石摆放“祖国万岁”。2009年，珊瑚礁石被一场台风裹挟而去，之后3年，那片洁白的沙滩空了出来。大家心情低落，因为最坚固的材料都不能抗拒自然的力量。台风频繁到来，珊瑚礁石有限，且难以抵挡台风的威力。直到2012年，大家突然想到了用海马草来种植。因为它适合中建岛，哪怕全岛被风暴潮反复冲刷，天气平稳后，海马草仍倔强繁茂地生长。

海马草微小却顽强，坚定而执着，这不正是中建岛官兵精神的写照吗？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海马草在缺水的时候，会逐渐变红，越缺水越发红艳，这时的“国旗”仿佛活了起来，在大海蓝色的衬托下，越发鲜活，越发明亮。

我曾读到过这样一句话——任何一个地方，当你在初次到来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时，你一定是爱上它了。我已深深地爱上了这座海岛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我来到中建岛，每天跟着战士们一起工作、训练和生活，看落日晚霞，看飞鸟掠过天空……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安。多少个日升日落，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坚守，中建岛官兵始终用赤诚之心，把最清澈的爱献给祖国。

出一块干净的平地，燃起一堆篝火。静静地坐在山里，望着星星点缀的夜空，听着远处传来的虫鸣，他心情畅快。

经过实地考察，他调来自己的建筑队，开辟出一条土路，直通山腰。从这以后，大到风景区整体布局、道路建设、树木栽种、建筑规划，小到一座房屋、一个池塘、一处细微的景致，他事事参与，亲手为自己的梦想添砖加瓦。

看着成片成片的红豆杉不断生长，张幸福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生命之美。这里的空气、溪水，都让他喜爱。特别是早晨起来的时候，被清晨的浓雾包围着，鸟儿们的鸣叫声，更让他沉醉享受。

张幸福专心于山里的工程，育苗种树，规整土地。他采取的方式是由公司提供树苗、肥料，农户负责栽种、养护。在他的帮助下，许多贫困的山民实现了脱贫致富。

10年间，张幸福已经种植了35000亩的红豆杉林，吸收了周边3个乡镇6个身处深山的贫困村种植的600余万株红豆杉。

一眼望去，满目绿意。无边的云海笼罩着山林，犹如仙境。10年时间，成就了这座“阿依林海”。这片林海在期待和爱护中茁壮成长，也将美好的绿意、新鲜的空气回馈给人们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只流过两次眼泪，有幸福的泪水，也有悲伤的泪水，且都与我有关系。

我出生于1968年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父亲十分疼爱我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在我心里就不是“严父”，而是“慈父”。寒冬，父亲怕我冻坏了手脚，总是拉开母亲给他缝的斜襟粗制大棉袄，把我左右包裹起来，紧紧搂在怀里。到了夏季，父亲则会抱着我到村西头的土坡高岗上或桐树林里吹风纳凉。有先生来村里说书时，父亲会早早吃了晚饭，领着我去听书。父亲端坐在小板凳上，一边入神地听着先生说书，一边拿着蒲扇为我扇风。现在仔细想想，过去乡下夜间一场书说下来，少则2个小时，多则4个小时，父亲这样不停地为我扇风，不知有多么费力。公社里唱大戏时，父亲怕人山人海的戏场挤着我，总是远远站在高土坡上，有时也坐在麦秸垛上，把我高高举起，让我骑在他肩上看戏。深夜，又要背着我步行3公里回家。

稍大后，我与父亲更是形影不离。父亲在生产队里“碾麦”，我就坐在打麦场边的柳树荫下玩耍，等着父亲下工一起回家。父亲给生产队里看瓜地、菜地，我就扛着蒲席紧随其后，和父亲睡在生产队的“草庵子”里……

让我当兵，是父亲特别向往而又十分不舍的事。

1985年，我成为一名水兵。当我穿上从乡人武部领到的蓝色军装，站在父亲面前时，父亲凝望了我半天，满脸自豪，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我出发的那一天，父亲和母亲天不亮就起床了，为我做了一大桌子的饭菜。家中小院里，欢声笑语，挤满了欢送我的亲人和乡邻。

吃过早饭，我背上行囊，与亲友们告别，准备走向向往已久的迷彩军营。突然，我发现竟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。我四处寻找，只见父亲此时正一人独坐在灶屋，两眼望着锅底下还未燃尽的火苗，一动不动。火光映在父亲脸上，父亲满脸通红。我喊了一声：“爸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只见父亲眼眶里霎时盈满了泪水，亮晶晶的。我知道，父亲为我骄傲，但舍不得我离开。

这是我见到父亲第一次流泪。父亲第二次流泪，我没有看到，是很久以后听母亲说的。

我到部队的第二年春，连队接到了新舰艇，组织我们到舰队参加集训，集训的一个重要课目是远航训练。我所不知道的是，舰队远航的第二天，父亲的肺病加重，治疗一周，不见好转，而且愈发严

父亲的泪光

■常树辉

重。母亲让大哥跑到乡邮电所，给我拍电报。那时没有手机、没有电话，与家人联系主要靠书信，遇有急事，才会到邮电所里拍电报。电报拍到部队驻地邮局，由部队通信员每天下午到地方邮局取出，带回部队，然后再分发至各舰艇。但此时我们的舰艇正航行在无垠的大海上，根本无法接收家里的信息。

电报发出去一周，没有任何动静。此时父亲的病情不断加重，已经吃不下东西了。母亲一边让大哥再给我拍一封电报，一边趴在父亲床头劝他：“你吃点饭，又往部队拍电报了，等着儿子回来……”听了这话，父亲像灌注了“强心剂”，强撑着喝了两口粥。又是几天过去，还是没有我的任何消息，父亲似乎有了先觉，用极轻微而清晰的声音对母亲说：“儿子……可能是开着他的军舰到很远……很远的地方去了吧……给他，让他在部队好好干……我觉得他在部队能干好……”说完，父亲的眼角涌出淡淡泪光，再也没有说话。天亮时，父亲安静地离开了人世。

月余后，远航归来，我同时收到了家中三封电报。第一封，“父病危，速归！”第二封，“父病危，速归！”第三封，“父病故，速归！”我请了假，带着极度悲伤的心情，星夜赶回。进了家，顾不上歇息，我便匆匆地向“西地”跑去——在我们村西头的地里，安葬着疼爱我、牵挂我的父亲。

我身着军装，站立父亲坟前，向父亲敬上庄严军礼。如果父亲能看见他最疼爱的儿子——一个海军战士给他敬军礼，应该会骄傲自豪吧。

这样想着，我早已是泪流满面，但透过泪光，我看见了父亲在微笑……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这是西沙广袤海洋上的一个孤岛，涨大潮时，只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露出水面。岛上常年高温、高湿、高盐，多热带风暴。全岛完全被珊瑚沙覆盖，没有泥土，没有淡水，环境荒凉，气候恶劣，素有“海上戈壁”之称——这就是中建岛。

我在这里耳闻目睹了很多有趣又感人的事，从中深深体会到了海岛官兵的爱和忠诚。

“海上戈壁”这个称呼令人费解，戈壁跟大海能有什么关联呢？来到中建岛后，我才理解了这个名字。

风小的日子里，站在海岛的一角放眼望去：天空辽阔澄碧，烈日当头高悬，水汽氤氲蒸腾，珊瑚沙组成的白海滩高低起伏，零星的植被散乱其中，让人恍如置身于荒漠中。起风的时候，飞沙走石，沙粒将肌肤抽打得生疼，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“海上戈壁”。

一

中国人爱种菜是深入基因的，家在哪里，哪里必有一角菜园。我来到这里后，深切领教了岛上炙热的阳光和高温，还有那永远也停不下来的海风。严酷的自然环境，扼杀了绿意。那纯粹的珊瑚沙，更令植物难以扎根。老话讲“成家犹如针挑土”，中建岛的海角田园，是一代代官兵一点一滴积攒起来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其实，张幸福当兵的时间并不长，只有4年的兵龄，可这4年对他来说，影响深远。正是那身军装、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，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。

1985年退役后，张幸福组建了一支建筑队。在部队养成的吃苦耐劳、执着守信的品质让他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从建筑拓展到了多个行业。

那一年，张幸福和一位朋友到彭水的乌金山林场采购木材。在他们徒步穿越荒山时，挂满枝头的红果闯入视线。张幸福惊讶地问朋友，这是什么树结这样的红果？朋友告诉他，这就是野生红豆杉。

阿依林海

■张志强

原来这就是被称为“植物界的大熊猫”的红豆杉。张幸福快步走到一棵红豆杉旁，端详着高大的树干，他突然说：“我要把这座荒山都种上红豆杉！”

要种树就得有地，他找到彭水政府要求承包荒山。彭水县领导说：“你要在荒山上种树我们非常支持，但种红豆杉却不是个好主意。这种树成活率不足30%。”

张幸福信心十足地说：“我咨询了专家，只要管理到位，科学施肥，就能提高红豆杉的成活率。我不光想要种树，我看中的还有这里的山水、自然环境和空气，我要建立一处以红豆杉种植为中心的绿色基地。把这片荒山交给我，我能让荒山变成金山银山，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富起来。”

县领导笑了：“看来你是有备而来。想法不错，需要充分论证。开发山

地林区需要规划、设计、逐级报批，还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。”

张幸福说：“我是军人出身，不怕吃苦，不怕麻烦。我要在荒山上打造一处林海，名字我都起好了，就叫阿依林海。”

“阿依”是苗语，是“美丽”的意思，“阿依林海”这个名字蕴含着张幸福对未来的期待。在他的心里早已勾画出了一个隐藏在云海山水之间的密林。

张幸福有着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好的倔脾气。经过一番计划与准备，他带着日常用品开着车就上山了。

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驶，车辆达到山腰。张幸福先在溪边支起一顶野营帐篷，埋锅造饭。在部队行军打仗时，他已经练就了过硬的野外生存本领。

夜晚来临，他已经在帐篷周围收拾

成为一棵树

■李福建

树孤独但不寂寞，风是它表情和舞蹈，鸟儿在枝头跳跃，飞出它的花蜜和果实，更有官兵在树下乘凉，诉说着军营的故事。

有人说，树是坚韧向上、骄傲不屈的。营区里的这棵文冠树，生命力顽强，在盐碱地里扎根，虽饱受风霜雨雪侵袭，依旧傲然挺立。虽沉默不语，但文冠树见证着时光的流转、营区的变迁。它像一位忠实的记录者，将这一切刻进自己的年轮里。

今年，文冠树枝叶格外繁茂，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布满皱纹的树干和如伞的冠盖，翠绿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灵动又活泼。

树不忘根，如同人不能忘本。树的品质与人的品质，在这里融为一体，化作不变的信念、不屈的精神，永远那么郁郁葱葱、伟岸挺拔。

在西北边疆，就成为一棵树吧，我

想这是令人骄傲的。树像一个哨兵，遥望着雄奇的天山。远处的高点是天山的高峰博格达峰，东西横卧，终年白雪皑皑。

在西北军营，就成为这棵文冠树吧，我想这是光荣的。军营里充满了崇高。与文冠树一样挺立的，是笔直的旗杆、飘扬的五星红旗。那一抹红最动人，旗帜映红了年轻官兵的面庞。他们心中熊熊燃烧着一团火，誓要为红旗增添光彩。

文冠树对于官兵来说，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和不一样的情愫。我想，它或许就是革命先辈化作的那棵大树，在时光的长河中，永远凝视着我们，挂念着我们。它又如同一个坐标，让我们在回望走过的路时，能依然明确地记得当初是从哪里出发，又将向哪里前进，任凭困难重重、风雨交加，也当自觉荆棘、迎风挺立。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六一二期

新夏（中国画）

宋威作

